四庫全書

集部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

宋　蘇頌　撰

墓誌

太中大夫陳公墓誌銘

太中大夫陳公諱繹字和叔其先大名人皇考諱見素以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河南府卒官即葬緱氏縣萬安山子孫因家洛陽遂為洛陽人公年七歲能屬文機

警有成人風屯田公尤器異之景祐中年十七從開封府進士至廷試誤用韻不收慶歷初再舉為别試第一早與賢士大夫游已名聞于時自此蓋大顯矣明年擢乙科調梁山軍判官改鎮東軍節度推官舉賢良方正試秘閣幾中選矣以書等異同報罷再調西京留守推官嘉祐三年召試學士院充館閣校勘編定秘閣書籍改著作佐郎秘書丞進集賢校理刋定前漢書誤謬以母喪去位詔聽即其家校讎終制還朝當是時英宗即

位二年矣猶恭已淵默政事仰成輔相公以謂承平日
久庶事寖弊乃人主大有為之時因密獻五箴欲以感
動上意其一曰主斷其大畧言主道雖不以事詔任賢
故在勿貳然威福之柄當出獨斷則權綱攬于上矣其
二曰明微言馭臣之要在知下之邪正邪正分則姦人
無所容而賢者進矣其三曰廣度言養德貌畏則聖度
未廣退託謙虚則事有所不治故定國家之大計者不
必徇小節小謹也其四曰省變言天之譴告當應之以

實人事修則天意得矣其五曰稽古言觀古所以治今
願詔近侍博采故實度可施于今者倣而行之亦南面
簡易之道也遷太常博士賜緋衣銀魚同判尚書刑部
每閱天下奏案有情法不相當皆請讞之或謂刑司惟
駁正是非不當有所輕重公曰持法者欲得其平苟有
未安豈可循默故事耶卒持前議賴以末减者甚衆一
日奏事上前英宗面諭曰聞卿文學久矣真可任也遂
除仁宗實録院檢討官神宗嗣位遷尚書祠部員外郎

書成改度支故事當次遷左右史公獨求外補出知涇州為治皆有條教民懷其惠至有繪其像而祠之者就徙陜西轉運副使時常平法初下公以被邊七州春旱奏免散斂事雖不報上亦稱其無隱尋改使京東過都入見留為三司判官詳定令式直舍人院修起居注遂拜知制誥賜三品服逾年為翰林學士未幾以疾請郡上遣中使勞問賜以良藥俄換侍讀學士知鄧州兼本路安撫使滿一歲名還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

神宗嘗謂侍臣曰陳其論事不避權貴此可嘉也又詔掌皇子牋奏權發遣開封府前此都畿獄稍疑者多從中覆故常壅滯得容吏姦上知其才特聽闊畧舊制便宜處決由是府無淹繫久之還翰苑兼侍讀充羣牧使俄真領府事每奏對嘗累刻所言多合上意人謂行且大用矣值劾司農吏盜用官錢獄未竟中書五房檢正張諤實領寺事懼有失察舉之罪遂用白帖詰其滯留狀公遣主吏持案牘示諤明無違滯而言事者以為曲

徇宰屬將縱出有罪公亦不自明也罷職出知滁州自謂近臣謫守當夙夜勤職不得與它官比是歲淮甸艱食不待報出官廩以振浮殍民用安集郊祀推恩復知制誥既而改秘書監集賢院學士知廬州徙蔡州又徙潭州未之官拜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兼本路經畧安撫使撫輯蠻蜒遠人安之海舶大至編户富實遂繕城郭浚溝池不勞民而功辦上賜詔書奬諭官制行改太中大夫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逾年左遷中大夫知建昌

軍令上即位復為太中移密州元祐三年正月己巳終于州宅之正寢享年六十八公為人矜嚴有禮馭家人如官府其為政急豪黨而寛善良所在宿姦巨猾畏縮不敢犯與人交不茍合一相契則驩欣無間視異己者猶冰炭然枉直必較無容毫髮雖僚友皆敬憚之然亦以此取悔在廣州時嘗戒子弟市藥物必案方劑銖兩示無過取其廉畏如此而粤俗尚鬼有病必禱于佛祠方霧潦薫蒸瘴癘大作公命以帑錢製浮屠像置郡廨

日為之祈禬俄而幼女亦被疾禱之有應遂用私財倣
為一像既罷郡持去適與部使者構隙亟案奏其事
詔獄窮治以為以私像易官像剩利數百金寘之深文
神宗閱奏案其情曰以事佛故被重辟亦太甚也遂薄
其責聞者乃知其非以毫末之利自汙也公屢遷謫而
未嘗芥蔕于心胸躬在遠方而斯須不忘朝廷初至高
密聞洮河守將獲番酋鬼章生致闕下州郡當奉表賀
公因表又奏疏曰陛下即位之初凡興邊事無大小疎

近之臣一切廢不用于今二年四鄙無患比聞西帥獻戎俘圖賞功級誠恐由兹生事邊陲漸不可長臣嘗預修仁宗實録見康定慶歷間論西事者爭言攻討之利惟范仲淹獨異不合自好水川之敗方深懲艾願以此戒邊臣無貪小利使徼外懷服恩信天下幸甚公性至慎密嘗對上自陳不敢有毫髮欺在内廷造辟之言子弟亦不得聞以此天子尤聽信之方年少時鋭意功名自謂遭時遇主事無不可為者亦既遭遇矣動輒齟齬

晚歲益甚徊翔州郡猶謂尚可為也而卒不得如其所
欲齎志以歿此士友所以為之太息也在郡遘疾且革
矣猶不廢事前一日顧謂其子曰白太傅詩云遲迴且
任亦何妨豈足為達理世事何可窮耶吾于此了然矣
凌辰整衣冠隱几而逝嗚呼可謂能知終者也公文格
清峻無塵言累語尤長于論事嘗被詔修宰相拜罷錄
撰東西府記及其他所著十數萬言諸子編集為三十
卷藏于家自登朝所領職事知太常禮院判登聞鼓院

者再判司農寺昭文館尚書祠部禮部提舉司天監進奏院知審官東院主管三班院館伴遼使者一勲累上柱國爵開國侯食邑千六百户曾祖諱瑩祖諱光昶累贈特進皆隱德不仕公之貴贈其父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毋樂氏襄國夫人配謝氏太子賓客濤之孫女將作監主簿綸之子封樂平郡君男七人彦輔承奉郎彦威彦恭並先亡彦成宣德郎彦達太廟齋郎彦瓌承務郎彦武未仕女四人長適屯田員外郎姚甫三尚幼孫男

七人靖端靖宣假承務郎靖直靖洵靖柔靖國靖莊未仕孫女一人適溧陽主簿饒蒙諸孤將以元祐四年四月庚申葬公于先塋之次前期彦成與季父太府紘敘公之履歷事迹屬秘書正字張君續為之狀抵予求銘以誌其壙予惟與公同遊場屋再擢科第登儒館歷近班領臺閣且五十餘年雖中間契闊而音耗不革撫事懷往不覺涕洟之沾體因抒長言以寄情抱銘曰

剛柔勇怯本乎性用捨行藏固有命愚達賢窮力匪競

人能順之受其正猗嗟和叔敏而通始耳終否由其逢方當遇合言聽從一罹口語智盲聾心在朝廷迹州郡江海雖遥言屢進再斥復還地益峻逺疏未奮修途盡文章縱横經世才命不我與徒卷懐英風偉蹟空沉埋刋石幽堂示方來

朝奉大夫提點廣西刑獄公事胡公墓誌銘

建安胡氏自職方府君諱順之壯年官豫章感目疾遂致政卜居本郡子孫因家焉今為豫章某縣人職方府

君以文學政事聞于時明道景祐間數上書論朝政得失已退仕矣仁宗特詔許驛奏言事當時名卿莫不高其風範生吉水主簿諱奕始冠進士第終于一命生大夫諱及字考父初名克儉避嫌更之職方既致政得補郊社齋郎調饒州餘干泉州晉江二縣尉遷黄州軍事推官改大理寺丞神宗登極轉太子中舍知建昌軍南豐縣南豐在江西最為大邑編户數萬多豪右著姓訟爭既繁胥吏操其柄前後令罕能勝之者考父夙富吏

能復得家法初爲邑尉已嶄然出鋒頴擿奸鋤強民不敢犯至是察見俗弊欲有所爲故先名里中父老坐廷下訪其土俗利病所在鉤得其實然後爲條教纖悉必盡故令出而人伏犯者一切不貸前後發吏宿贓黥隸者九人又嘗籍其鄰里鄉黨如伍保法使相幾察以索姦盜邑故多掠良人子售爲奴婢遠近相蒙莫肯窮究至是有犯必得其弊遂絶逮將滿也邑民千餘輩列疏其政事之尤著者十數條叩軍守邀監司願留借再任

事聞于朝神宗異之代還吏部試治煩令差知潭州長沙縣熙寧初常平法行令丞相章公察訪兩湖案募役平徭法而長沙獨得其要領奏書為諸縣之最又被使檄均徭人禁田與毛漸呉居厚分行山嵓篁竹間區處其生熟獠有獷悍拒命者面告以王師誅逆撫順之意無不歡呼服役不旋日而一方遂定賞功遷國子博士驛名赴熙河准備差遣尋通判通遠軍凡論邊事以遠斥堠謹疆境為先務與帥臣議不合乃以母老求便鄉

帥臣以為如其言則人人欲去矣以此坐免既歸朝釋不問差知楚州漣水縣是歲淮甸旱蝗禱神祠修湖堨一日雨澍蝗殪邑人以為宰君誠感所致京尹蔡公延慶薦為左軍巡判官出通判登州官制行換朝奉郎遷朝散勾當京東排岸司從貳卿蹇公辟命為開封府推官舊制京尹得辟府僚一員官制行悉罷矣蹇公面薦于神宗翊日以語執政曰周輔欲且仍舊自辟寮官得否執政唯諾又問胡及何如皆曰才于是特以命之令

上即位進朝請郎坐治書生妄為詔草獄不竟左遷通
判定州令樞密韓公作帥喜得賢佐待遇尤厚屬歲之
不易北道艱食安撫監司悉以荒政之事付之于是開
廪庾代薪芻以哺流冗施設有宜民復州處在郡進朝
奉大夫徙知吉州去定之日老幼遮道呼曰我曹前日
免殍已皆公之賜也遭母夫人之喪不之官外除知濟
州未行改提點廣西刑獄公事在道感疾至泗州不起
享年六十二考父性敏悟自修飭介立不倚于吏事特

為明辨所至有治狀當路多推薦之端明蔡公襄政事為當世表寮屬鮮有合其意者守泉州日謂人曰郡官中胡及棐康直吏才皆有過人者王荆公初執政聞其南豐之譽數詢廣坐曰識此人否暨見之問曰久于縣道知民疾苦宜莫如君之詳也有可以補于時幸一二疏示因具近歲州縣得失十數事上之荆公雖不盡用其言然奬待甚至自熈河歸過洛見司馬温公公勞苦之曰西垂舉事得志者數百人君獨不意而歸其有以

乎後溫公得政未嘗通訊問名聲以此不相聞終亦齟
齬晩歲稍稍階進任又復不壽嗚呼才非不試也卒不得
一如其志知之者非不力也竟不見用豈所謂分定不
可移耶其適然耶此有志之士所以為嘆惋也少好讀
書然不能守章句故不以此進取作詩效杜甫體往往
有佳句聞于寮友喜風角術在通遠嘗予主帥書曰晨
起西北有赤氣冒城郭占曰其下殺萬人惟戒諸將毋
擅興事可以免耳不數日景思立戰敗如其言夫人藾

氏封仙源縣君予之姑也次孫氏太和縣君某官某之女某官某之弟七男子曰潛某官曰某曰某皆未仕二女子長適承務郎彭詢次未行景祐初先太師通判洪州先祖司徒公方待次郡中與職方公素以道義相契數相過從予在侍下常應門左右時大夫與姑氏齊年䋁䋁遂議姻好自茲通家殆今六十年矣考父于予尊行也相視如敵者蓋自幼少從游絶去形迹一無間然葬也諸孤求銘予操觚憤感疇昔不覺涕下之沾頤也

銘曰

薛宣有言凡今為吏自有資材非學能至有若考父得之尤邃豈特天資亦自家世維祖逮孫政以能聞亞尹倅戎已試吏煩賦𢘝植榆亦著邊勤析符為州揭節奉使曾未設施或從或躓時耳命蹇孰能付畀我勒斯文誌于羨隧

太常少卿李君墓誌銘

太常少卿李君諱規字子震其先世曰知謙自冀州徙

籍于開封之祥符縣是為君之曾祖有子曰延美是為君之祖實生皇考諱從憲雖不仕居家而能教子以問學猶及見其成名當君擢進士第于景祐之初歷官為鄭州之新鄭江陵之江陵兩縣主簿而皇考始以壽終服既除調許州長社主簿就遷舞陽縣令改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會秦邸之喪葬于邑中隸卒輩挾勢其所傷平民者君械繫于獄其家厚為之請卒亦不釋自是至其境者無不肅然徙知漢州綿竹縣以不便親養請

監陝州商稅雅為故樞相張康節公所知公帥秦慶連
辟掌其府機宜以行樞莞又薦之于朝累遷尚書屯田
員外郎簽書陳州觀察判官公事以母憂去職終喪為
陵臺令兼知永安縣事諸陵歲時之祀皆有常制而宮
嬪宦官或私有所厚薄君辭日對便殿言之仁宗稱善
少室山隸縣境林木茂美望之鬱然異時嘗為佛寺據
其地一日民有伐薪為炭而為寺僧所毆者兩造于縣
僧曰此地自唐以來皆在寺籍碑識具存請以為驗君

一見辨其偽悉治以法因諭民曰凡境内之山林皆得樵收來者遂如歸焉有中使自邊州還致一山鹿命郵卒負之而趣道于邑中因卒有辭怒而擊傷之君暴其事乃聞于朝中人由是坐貶歷通判河陽官為都官郎中矣是時朝廷方擢取材臣以為三司寮屬故用君權管度支判官公事判使薦其才改鹽鐵判官三司歲料江湖草茶以輸京師吏常廣調其數至所積陳腐不可食君乃量一歲之出以為賦入之限自是歲歲省五十

餘萬斤迄今便之改判開折司接伴契丹朝正使使者
近郊辭疾欲就外館改服君使人譙責之曰外館宴所
常服而趨是慢上也使者不復敢言卒如禮而入今上
初嗣位詔羣臣轉對君上陳强本足用阜財安民之說
其言當世之務皆有條理見之者可以知其志也君為
人寬厚沈敏恂恂似不能言及其遇事敢斷介然有守
雖貴有力者不可干以非義其廉畏尢有過人者秦庭
故事郡官射會中的者公帑以銀給之君以為取之傷

廉辭之違衆故終其任不赴公會自歷官未嘗役使官匠嘗語諸子曰古人有言當官雖木枕亦不可為況什器乎在計省三年建議居多不為苟合以希進累請補外得知絳州代還若有所不釋然者將老于家遂求監嵩山崇福宫既再任而以疾終于西京延福坊之居第享年六十八時熙寧十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其孤以明年七月十三日葬君于河南縣太尉鄉偏橋里之東原夫人杜氏祔焉君既升朝累贈其父至尚書刑部侍郎

母孫氏天水縣太君王氏仙遊縣太君配杜氏封福昌縣君繼蘓氏仁和縣君子九人男千之河南府澠池主簿卒于官舉之大理評事二女嫁潘瑜張保源皆為州掾餘早夭孫九人君平生篤于友愛弟觀未仕請以一官回授之事雖不從人多其義予舉進士時識君京師連墻而居者三歲出入相從尊酒相歡未嘗有間也後三十餘年而偕仕朝廷見其粹和淳篤之守始終不少變嗚呼可謂有常者矣銘曰

君子之德不競不絿在義則固于仁也柔孰允蹈之匪質而修君克保之始終無尤特立起家亞卿是秩入朝出麾皆見稱述其進旣裕其退則佚嵩高巖巖聊以永日命雖不延生亦能全豐禄居第白首丘園其藏也固有子之賢其室安在橋里之原

西上閤門使王公墓誌銘

嘗讀前史觀國朝以來將相大臣子孫保有其家室迨數世而不墜門法者不十數家而建雄軍節度使魯國

武康王公其一也魯公諱超在太宗真宗朝提禁兵帥三路為時名將生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魯國武恭公諱德用在仁宗朝以高才偉略名暴邊徼累殿藩翰再歷樞筦始終一節勳在盟府魯公之弟德基官至延州觀察使鄜延經畧使德恭蘄州刺史魯公之孫二十八皆以材武聞于時繼登顯仕或遥領州郡或擢在横班而魯公之長子東頭供奉官贈左金吾衛上將軍諱咸熙初仕早卒生二子伯諱澤以

强敏習知民政累典州郡終皇城使仲諱淵字巨源結髮為右侍禁閤門祗候七遷至皇城使閤門通事舍人更歷煩使出權陝州兵馬鈐轄神宗初即位厲精治道細大之務罔不修舉至于典謁贊導之事無一不經聖慮者一日以閤門缺員而在職者有不嫻詞令故自陝州特名公還上既見宣奏如禮顧謂其寮列曰相儀當如王某可也通事歲滿擢西上閤門副使久之自請于上曰臣世以武力受國大恩臣名復在右列當竭股肱

之力任疆場之事願得乘一障盡死節以報朝廷上曰
朕方屬卿以職事未可遽去嘗預修閤門儀制龍圖閣
直學士宋公次道典領其事宋公一代名儒練達典故
每稱于同列曰王君凡事詳熟議論有本末定此易耳
繼領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勾當皇城司皇城司內廷
要任晨夕侍衛宮禁以歲勞自引進陞客省副使今上
覃霈拜西上閤門使初元豐三年始復州郡武備置諸
路將官制九軍營陣定鄉村保甲皆稀闊不講之政在

職者或未盡悉其禁令公數被命案舉初往河北訪兵民利害及當官不習職之人條例上之今永興韓丞相時在樞密見奏謂之曰辭簡而事該皆可施行後用其言裁制其過與不及者十七八又案京畿將兵河東及晉絳澤潞威勝五州軍團甲振舉其職皆稱上旨六年親郊侍祠大慶殿末疾暴作肩舁歸第在告且久未任朝謁上三遣使就問以所苦如何治者何人日望平愈無事早出侍御往閱京西陝西兵馬既而再予告百日

七年夏以疲憊請閒局詔提舉兗州仙源縣景靈太極
兩宮觀公事居家養疾皆出特恩非常比也既閒居每
自念荷聖主非常之眷未知所報而死不能興死有餘
責矣八年三月聞先帝遺詔强起望哭移時幾絶者數
矣裕陵發引前方將扶舁臨哭闕門忽夢先帝名如平
生既寤感慟久之以其年七月二日疽發于背而卒訃
聞詔卹其後還李于二官補長孫為三班奉職初金吾
之亡公與伯兄俱在乳抱母延安郡太夫人夏氏躬自

鞠育推燥居濕逮于長成魯公矜而憐之賞延之恩先于諸子又使受學于諸儒出則從士大夫游以習禮法其後凡弟競爽循蹈規矩抑由母慈至而祖訓嚴故也自登朝從宦未嘗遠左右間被選為成都利路鈐轄亦以親年為言力辭不拜延安後公二年歿疾且革猶曰吾不得死于吾子之手為大恨審斯言則平日之承順顏色有以慰母心者可知也平居樂易若無不可者然剛中謹嚴不妄舉動喜飲酒而未嘗至于酣醉善音樂

而不以為能事接人初若簡淡久而益親桂人歐陽闢旅居京師不求自達公一相見契合如平素遂留館于家日與講論義理十餘年無少間闊至今不忍舍去自少長不雜交游不妄出入視權門尤畏懼與今新州蔡丞相有舊新州當政日每相招延則一往旅見語不及私子弟或問故應曰仕宦當爾爾輩亦宜知此則寡悔矣神宗因間語及對曰臣愚不能周旋人事耳非有他也三使契丹北人首訪其族曰得非兩世太師之後乎

答曰曾大父大父也及燕射屢中的衆駭曰是果有成

法也四為南郊明堂御營四面巡檢皆以辦職蒙賞初

仕時年尚少入侍殿閣以勤恪著稱仁宗已識其姓名

嘗以御飛白字賜之後詔伴高麗使人南苑燕射神宗

以御弓一御箭四賜之是二者皆羣臣所不能與及班

列中咸以為榮遇也夫人蔚氏殿前都指揮使保靜軍

節度使昭敏之孫封永寧縣君治家嚴飭雖累世大族

而門内清約室無玩好旁無姬媵有若儒素熈寧中諸

父俱巳伯兄外守邊要家事悉以諉公拊循撫弱教率羣從使就問學賙給均一內外欣欣以睦如是且十年無一日替舍內有猫相乳者人以為異焉子四男子曰任內殿崇班曰价供備庫副使曰俣右侍禁曰侁右班殿直六女子五適人一未有行壻曰明州錄事參軍夏大同右侍禁張宗閔蔡州汝陽縣主簿李元弼右侍禁石京鳳翔府司理參軍張克勤孫九人曰瑰三班奉職曰玥曰璠曰珣曰璟曰璞曰瑑曰瑶曰琳並未仕孫女

九人並幼王氏之先世為趙人而占數常山真定縣自魯公徙葬河南府密縣密今隷于鄭故又著籍于鄭州管城縣諸子卜以元祐四年八月戊申舉公之柩葬于新鄭縣旌賢鄉尹固村前期任以狀託銘于予其請勤勤至于十數且曰先人操守介特平生交游雖多而知之者鮮非公眷記終始則懿行遺美懼無述焉予惟疇昔之好重之以熈寧初同使契丹尤相親愛每聽其言多及朝廷政令之要問其所趣皆忠義謹厚者所尚之

事其矯訐刻覈之行則曰不能為也予又熟其伯兄之
所存亦相類于是竊嘆曰王氏家訓如此宜乎世有其
人今雖亡矣而後嗣競勸若然其子孫又有成立者則
門構益不墜矣因為之銘銘曰
璠璵之珍産于荆崑公侯之貴亦出名門懿彼上閤退
哉慶源常趙之族將相之孫少登顯職多聞博識贊揚
命令雍容謹飭神宗所知中外宣力受命按兵勤躬體
國資適逢時數亦多竒中年而逝雅志終虧罔陵鬱鬱

塋兹新密世德不忘曾雲龔吉

贈右屯衛大將軍趙公墓誌銘

公諱叔趾秦悼王諱廷美之裔孫曽大父德嬰為潁川郡王大父諱承矩贈相州觀察使考諱克循追封東陽郡公惟王之子孫在屬籍中特為繁衍而朝廷敦睦之厚無有疎戚恩禮一均故公生五歲以賜名例授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十餘年而遷至右千牛衛將軍年十九不幸感疾而逝詔贈右屯衛大將軍兹所以見恩卹始

終之至也准狀公東陽之第七子母曰安定縣君彭氏生于皇祐辛卯四月六日卒于熙寧己酉五月二十七日其為人純和質重喜親師學于父母孝于兄弟睦而儀觀甚偉在稠人中見之者無不聳然以恭是謂公族之秀者也以服父喪繼罹國恤故未及昏媾其葬也以卒之年冬十月十三日從故相王發引而西以十一月十日祔于汝州梁縣秦王之墳次有詔詞臣為之作銘曰

孰畀之資生于國宗胡奪之年甫冠而終其生未室其
藏有封于汝之墳先王之從

壽昌縣君王氏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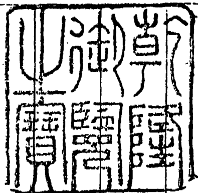
皇朝宗室之盛敦睦之恩至其子孫之嘉吉禮一皆主
于朝廷凡通昏于諸臣之家非夫氏族之著而婦事之
宜者葢艱其選右武衛大將軍柳州刺史叔贖故夫人
壽昌縣君王氏其人也夫人之先為河朔大姓後以仕
宦徙汴今占開封曾祖諱審琦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追封秦王其配曰秦國太夫人曹氏祖諱承德東上閤門使會州刺史其配曰西平郡君石氏父諱世厚内殿崇班其配曰平原郡君趙氏此氏族之著也夫人資質修嫮和柔敏慧其族中嘗推異之年十六而歸宗邸奉事尊敬動有禮法治家以寛嚴稱在夫室七年謙恭柔順無娼妒之行左右有過失則以理責數未嘗施鞭箠而衆自畏稟閨門之内雍雍然無間言此其婦事之宜也年二十三不幸早世其初被疾甚力武

衛憂見形色為之歷訪醫診砭餌交進繼之以禳禬之事無所不至其亡也武衛念伉儷之賢淑悼其不得偕老喪禮之外又為之屏去暈味日誦浮屠言以資冥祐雖親戚開勉久益不廢非夫好合之德素茂則安能感其良人若是耶夫人以熙寧二年三月二十日卒于宮邸以其年十一月十日葬于汝州之梁縣秦悼王之墳域先姑李夫人冢次男曰擇之今為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其二男一女皆先亡銘曰

相王之孫宗侯之婦有美淑質云何不壽生宜厥家葵

從先姑令問不已納銘幽墟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一至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施華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一

宋　蘇頌　撰

墓誌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李公墓誌銘

龍圖閣直學士正議大夫致仕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户濮陽李公公儀年八十四以元祐四年十一月某甲子考終于濟南郡退居之私第終以正也以

紹聖五年二月某甲子返葬于濮州鄄城縣遺直鄉栖
鸞里塋從先也前期嗣子駕部員外郎孝純以季弟密
直君承之所敘狀走書南徐請銘以識其壙予惟先世
並遊之舊甘泉同僚之契紀其功伐書於樂石云公儀
諱肅之公儀字也贈太尉諱遜之子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蔡國公諱護之孫贈太師中書令諱令珣之曽
孫天聖中以世父故相文定公乾元節推恩奏補將作
監主簿初命監大名府軍資庫年少氣勁早有才譽大

河溢張家口府命督脩冦氏縣堤芟薪出納之事畚築
力役之政晨夕親臨如期而功就冦氏民數千詣府請
為縣宰府上其事朝旨如請既莅職視民所先急者宿
寇根據鄉疃人不安其居乃案令使鄉村置鼓盜發擊
之遠近聞聲而畢應民既知教因親臨試鼓鳴而保伍
畢至自是盜為衰息都轉運使李公紘奏為御河催綱
景祐二年河決横隴又奏巡護金堤湍嵗無溢齧之患
擢通判徳州改澶州慶歷二年契丹遣耶律仁先劉六

符馳禮赴闕將過郡而病譙楯頽缺即謀于郡守曰吾州實景德初鑾輿誓師之地今泛使來而城壘若是萬一朝廷有問則土木暴興其擾甚矣惟先事為備可以寬責于是料工度材增甓補漏成屋千區已而果有中人銜命檢視指顧徙置不日而棚樓一新使者驚異時我先人自禁林貳樞副任公出使修建北京往復城中目其治迹歸言于上擢知德州未幾以施黔蠻首田忠霸冦邊被選提點夔州路刑獄公事到部徑趨邊砦喻

諸蠻以威信衆遂伏竄璽書褒其勞就移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賜五品服出知沂州州人常苦沂水敗橋水涸修復之患乃詢于衆咸曰家户輸財無有寧歲于是教為輿梁使可徹置植堅木為杠横巨材為棟夏秋撤去至冬復舊暫勞永逸衆以為若是便于今不廢河北歲歉流殍至郡視其强壯者募為兵羸不任者餔以庚粟抵春遣還兩得其所歷深濰二郡徙荆湖南路提點刑獄皇祐三年廣源儂智高犯邕管侵掠十餘州朝

廷至遣大臣經制湖湘密邇賊境使者實任其責于是親督諸郡兵往禦其衝廣東蔣偕王正倫追賊湖嶺間失利又率兵丁往收其餘燼招輯散亡躡跡討襲過臨賀賊遂引去一境帖然經制使狄青孫沔言狀朝廷第賞特轉尚書主客員外郎荆湖北路轉運使辰陽彭仕羲之叛被詔親行處置乃畫攻取策授郡將宋守信進兵窮討徑山岅篁竹之嶮兵不得前又為之募敢勇士為鄉導直抵溪州破蕩其巢穴賊平以太夫人高年求

鄉郡自齊易海就選江東轉運使徙兩浙時以浙河水災籍諸州役兵疏濬堤堨不勞民力而蘇秀之患除移成都路改河北賜三品使遷江淮發運使是時方治汴堤創木岸以東湍流久之未就特旨名赴相府條議于是有都大提舉陝河之命既而堤岸卒成以親喪去職服竟由三司句院進度支副使厚陵之役百費所出皆先期應辦公私無擾除將作監再領發運使因對神宗皇帝問西夏諒祚犯大順城事敷奏合旨翌日拜諫議大

夫知慶州既至治戎政嚴攻守之具將佐稟命常若冦至冦聞聲而戢數月移瀛州熙寧元年河北大水地震數州累日不止城壘廨庫公廨民廬摧陷幾遍乃躬冒泥潦中指喻僚屬為之區處倉庾粟麥暴露者則結草為囷圌而以儲積之沾漬者出以賑流冗編户之無蓋藏者為茇舍以居處之公宇亦如其制又嚴盜賊之禁下令民敢有乘災剽攘一切以軍法從事後有叛卒夜掠民財立捕斬以徇人遂安息上聞其措置有緒特遣

中使勞問賜茶藥以示優邮踰年拜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出知定州名還權三司使司事出知永興軍換青州改齊州提舉南京鴻慶宮三命皆自請也過都留提舉中太一宮判將作監元豐元年拜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占謝日上謂之曰鄆介濮齊之間在鄉為便矣州自曹村決口之後積水為患甫下車為之相土高下創築長堤請民丁萬人于朝一月而成水患遂除四年告老優詔提舉兖州景靈宮太極觀遂居濟南七年致

為政而歸退休六年而精力眔健每歲時節序率子姪輩往濮上祀先壠合族以食欣欣然步趨笑語少年不若也早通竺乾之教持心行已衷無隱情常曰吾無他長惟至誠待物而已故其啓手足之日疾無甚苦忽語諸子曰人生一夢耳寂爾順化豈其生也操行純固故其往也若有歸焉夫人宋氏前十一年卒于京師追封延安郡夫人子六男子長即駕部君也次曰孝謹通直郎孝愿宣義郎皆先亡孝錫通直郎孝益宣德郎孝常

承事郎五女子孟季皆出家為尼曰智滿號明覺大師曰慈妙悟真大師三壻大理寺丞韓鎮國子博士張照宣義郎王仲康孫男二十三人侁宣義郎傳僅仔侍倚皆仕銓選為州縣掾佐曾孫二十二人公儀性明達周知世務而于吏事尤為精密敏而能斷主于寛平不庂大法其治郡也不為條教事至而應初莅東海牒訴滿庭下獨于儔人中指一叛卒訊曰若非前九年沂州犯盜而亡者今尚不悛耶卒實于法聞者畏惕其奉使也

務舉大體不以小察為明未嘗以細故寀吏吏伏其公其立朝也直以奉上勤于濟務尹京主計不累月以治最聞凡七領州節皆近于鄉隣而濟南三至兩為提點刑獄五為轉運使而成都以親年免行制溪蠻禦邕寇績效尤顯六領方面並兼一路安撫使而慶州又兼經畧使馬步軍都總管高陽捍患之政至今人猶能道其事兩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皆以疾辭府省特恩授之再至又兼羣牧使判三班其別使則體量陳亳水災相

度張馬駙門分綱都城水患護魏王葬事賀大遼生辰
皆稱所職出入中外六十餘年自九品至三品更十六
官用歲月轉者少由功最遷者多兩拜內閣所莅實迹
可紀而無悔尤晚歲以學士歸老里第逢辰錫福既貴
而壽且康善始令終仕宦如公儀者幾希矣少有至行
年十四時從大定公南遷衡陽至復相不離左右公薨
又請沂州以奉襄事在德州聞先公訃即時徒跣赴殯
居太夫人之喪廬墓三年不入城郭曹村河流壞先壠

躬募鄉民負土增葺季君密直君生數月而孤親為鞠育誨導以至大成密直君嘗曰豕之奉兄如父兄之視我如子因省兄陳留過都神宗特名見勞問面諭曰卿家可謂一門忠孝其天平除書有父子忠孝兄弟顯人之語當時賢公名卿多以端方目之王沂公呂許公杜祁公富鄭公韓魏公最為知己冠氏則沂公之薦夔路許公祁公所引用木汴則魏公委擇其為君相稱舉如此李氏世占濮上為東州望族自文定公薨未數年而

公儀兄弟以才名相繼登朝元昆東之太子少保仲兄廞之正議大夫亞弟及之通議大夫立之中散大夫並以年德致仕而終季弟密直君與公儀同時為學士今子姪踐省寺使一道者又數人諸孫及曾仕與未仕四十餘人克紹家訓有後之澤其可量乎予治平初為度支判官與公議同曹共事相好尤篤追紀平昔愴然于懷系之以銘言不逮意銘曰

伯陽苗裔飛將來雲山東著姓濮水名門相有遺直慶

貽後昆弟兄鳴玉子姪輶軒藩朝互陟霄鶚齊騫猗歟
内閣克承世芬聲馳初仕惠布黎元公卿交薦州使宣
勤梁沂罷斂木汲通堙上嘉乃績詔錫褒言尹京主計
制閫藩軍中外更踐寵數便蕃再留持橐懇丐鄉枌玉
符琳館汶水仙源遂還印紱退老丘園公生鼎族仕遘
華勛壽彌七紀家有曾孫歸全新第返葬先原始亨終
吉本固枝繁垂於永久考以斯文

少府監致仕王君墓誌銘

由京師舟行東南五百里而近郡曰汝陰地瀕淮潁厥
土良沃水泉魚稻之美甲于近甸言卜居者莫不先之
故自慶歷以來賢士大夫往往經營其處以為閒燕之
地嘉祐中予忝麾守時長樂王深甫從閩籍占著郡內
未幾潁川辛成之罷郡鄂渚過境留居而同郡王君隱
甫來自壽陽治第中郭常與二人者游皆以僑寄遂為
鄉黨鄰里焉深甫予友也成之亦予從外舅在郡過從
最數因而接君甚欵每燕游造適而三君未嘗不同之

既而成之謂官而還未遑卜築君獨遺遠宦情樂此勝槩後雖腰郡章臨九江遠去數千里而心未嘗忘之其滿秩也年才六十六矣去而謂人曰吾里有第鄉有田而子有禄可以休矣遂上書請老朝廷又官其一子以寵其歸因定居焉遨巡鄉閭術術自適而論者亦稱其勇退為得計後三年年六十九考終于新第克葬于汝陰縣旌義鄉新安原又十二年以夫人張氏之柩合祔焉從吉卜也君諱山民隱甫字也其先臨汾人曾祖夢

徵贈太子太保祖嗣宗左屯衛上將軍致仕贈太師謚曰景莊父九齡感德軍節度推官累贈尚書工部侍郎妣温氏追封仙遊郡太君太師在祖宗朝以文學登科甲以才謀致台輔藹然聲譽見于一時捐館許田就葬其邑子孫復為長社人君用祖蔭祥符中補將作監主簿其後通閨籍服五品進陞卿寺出典州郡紫衣金章爛如也其為人謹介自持不撓非法在家無子弟之過居官為辦職吏始監荆南越州江陰軍酒稅擢知温州永

嘉縣歲餘徙知賓州通判壽密泉安四州最後知江州
凡遷秩十有五等而位正監歷官十政所至雖無赫赫
稱而課局有羨吏治無廢不為矯激之行以取當塗之
知然仕宦幾五十年未嘗絓于吏議在賓州時年尚少
已能修舉政令谿洞獠蠻聞其風無敢犯境遭歲大穰郡
素不積儲穀價猥賤君白外臺發庫錢廣平糴以紓民
勞俄而歐希範寇宜州官兵進討軍須轉餉卒賴賓廩
以濟部刺史上其狀于朝法當遷秩有司以不滿數旬

而格其議君獨無一言以稱伐六安芍陂隄壊久不治

君議調夫繕完躬自董役既成而歲大旱民獲其利為

多凡此足以見其不苟簡于職事不汲汲于進取他可

知已始娶某郡孫氏封永康縣君早亡張夫人繼室也

工部侍郎正倫之孫女封京兆郡君柔訓静專能盡婦

道家庭雍雍而無間言子男七人曰浹通直郎河北轉

運司管勾文字曰濬巴州司理參軍曰泳未仕渥開州

萬歲尉漸承奉郎監開封府襄邑縣倉草場沂華州浦

城縣丞濤湘州司理叅軍女二人長適鎮安軍節度推官監解州解縣塩池某次適宣徳郎曾孝廣孫十五人初君終于熙寧四年夏四月庚辰塟以其年十月甲子合祔前期一日次等泣訴于予曰昔我曾大父太師景莊公之勲爵行義應謚于朝公為奉常實由一言以定其議而聲光煒煒垂榮至今惟皇考大監仕歷四朝伐閱無玷而退嘿自守不求顯聞故當時公卿無深知者公昔守潁嘗蒙顧遇不朽之事敢復干一言以傳取于

後其婿孝廣又從為之請予惟平日之雅固不忘也又嘉君有子能顯揚先人之善而其所稱述皆予昔之見聞也故得以詳載之夫恬于仕進者官不蘄達要之適志意而已禄不蘄侈要之代勞力而已名譽不蘄顯聞要之遠羞涔而已若君者智能遠害而殆于趨時力可任事而勇于知退方其未衰休休焉以歸籍素資以享宴安之樂顧其所得豈不多乎孔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禄亦在其中矣其少府君之謂乎銘曰

王出汾陽系于通祖太師始大遂遷舊許宜爾子孫或塋或處少府來頫樂彼風土卒塟其地在淮之滸後十二年夫人始祔卜人曰吉利其後嗣太師立朝功崇譽著少府恂恂與物無忤夫人成家允矣健婦積善相承後昆是裕如卜者言當享榮祚

朝請郎辛君墓誌銘

嘉祐六年仁宗謂輔臣曰科舉取人拘以條式敦朴有道之士或至棄遺是豈朝廷求才之意耶乃詔諸路州

郡訪求遺逸敦遣詣闕試而官之時故相右僕射兼侍
中判許州賈文元公洎京西轉運使提點刑獄凡五章
列上長社進士辛君雝化光文藝節行鄉里推服名試
西掖中選者十八人化光在第四特賜進士出身試秘
書省校書郎知河中府永樂縣當時議者咸謂聖主崇
奬儒行恩及草澤賓曠世未行之事翰林尚書宋景文
公遺奏以為取士不刊之法其為天下稱賛也如此化
光尚書比部員外郎贈光禄大夫諱有孚之子駕部郎

中檢校太府少卿致仕贈戶部尚書諱若沖之孫故叅
知政事太子太傅致仕贈中書令諱仲甫之曾孫胄出
隴西金城之世自汾州西河縣再徙頴川今為頴昌府
長社縣人化光少以名家子向學勤刻綜貫書傳與士
大夫游當時賢公名卿至許者莫不推挹以為遠器累
舉進士不偶既壯矣自謂命之奇隻不可强進杜門養
志幾十年而從聘命治平元年英宗皇帝立諸王宮大
小學選儒學之官為教授使以經義訓宗子化光自永

樂名為韓王冀王宮小學教授嘗以為貴游子弟以諸生法約束之則惴憚而難入故為之别立課程日誦若干言書若干字間則大集講解所誦書習為文詞庶幾漸靡成性若自然耳于是宗子以其規矩簡而易行莫不悅從未數年而學益進能循禮法不為非義繄善誘之益也以歲勞遷大理寺丞仍舊任凡六年求外補差通判火山軍故相韓康節公與化光鄉友也帥并門鎮武定皆奏辟管勾安撫司機宜文字累遷尚書屯田員

外郎官制行換朝奉郎府罷還審官格以常選王宮泊
機宜雖積十年四任而未嘗實歷令宰不得升秩復當
領邑會機宜罷舉取嘗為此官者為首選化光欣然不
恤復領真定又二年仍未外任由是朝廷知其才久滯
常調用為光禄寺丞遷太常博士逾年選為王府記室
叅軍再轉朝請郎化光為人外温和而内勁正與人共
事推誠相親議論有不合但不言雖不從未嘗變色後
或議奪而氣益恐怍自以為事勝而怨憎生非孤拙所

宜也故在王宫及國邸二王多詢其故事特加禮敬盡得内外之歡心其去也從學者至涕泣流連不已雖給使皂隷輩亦遇之以禮未嘗惰忽其周旋于事皆此類也在帥府雖邊書叢委皆悉力裁處動中機會帥長賴之以厭折多矣天性孝義愛親戚辛大族也昆弟皆先喪逝而貧居食口益衆化光月給以俸錢僅二十千此外有婚喪又輟財以周急内外屬之居京者遇四時節序飲食之饋未嘗絶乏死之日家徒四壁族人任俸失

所者七八家平生無他嗜好獨喜賓客善談諧至于歌嘯終日不倦罄家之有無以供饌具故士大夫無不與之交好者平居康健未嘗有疾一旦暴得腹瘍漸不能興伏枕月餘而卒時元祐四年七月一日也交親聞訃無不嗟戚而痛善人之云亡也予與户部侍郎韓公持正給事中趙公無愧往撫其櫬慟哭相弔右丞相范公堯夫尤深惻恨不得臨其喪日遣親賓往問其襄事周恤尤厚嗣子公琬素承清白之訓家無一簪之貲舉喪

難苦予之息喜化光甥也使往幹助得以盡禮以其月

二十八日舉櫬還陽翟以某月某日葬于三封山某穴

從先某官穴之左夫人王氏某官之女賢淑善治家前

三年某月卒先祔大墓自夫人之歿化光自以室無主

饋忽忽不適蓋平居奉親戚待賓客所以周旋無間皆

內助致然故也一子即公琬以致仕恩補太廟齋郎二

女長適臨潁宿壽昌亦其甥也次幼在室予與化光友

且親道術相忘中無間然每杯酒意適則歌呼縱放至

忘形骸稍隅澗則以為不足及病且亡予為之慘慘者累數月不能已益念相知之難得也其葬也公琬請文以誌其壙遂為之銘銘曰

辛系隴西金城著姓中徙河汾數世不競流光自遠是生中令佐佑神功入預大政歸老潁川厥居以定子孫蟬聯衣冠益盛化光特起出駕封軺一命宰邑躬掌民徭宗藩典教邊城賛條五參帥幕邊巡不超太常光禄預議中朝上選耆老典記王僚博識多聞納言敏行善

與人交久而益敬或出或處安之若命胡不永年遽至大病殁有遺恩葬從先正既安故丘復貽後慶

朝請郎致仕李君墓誌銘

朝請郎致仕護軍賜緋魚袋李君諱況字希荀泰州海陵人予仲妹壻也曾祖祥祖載家世力農自業不求聞達鄉閭有長者稱考容少以豪義自奮起家為三班官非其志也乃還鄉教二子以學問為求良師友躬自課厲以至成就使舉進士相繼取科第仕歷州郡卒用

其升朝恩累贈正議大夫配朱氏追封同安郡君長子
曰洙累官朝奉大夫次即希旬也大夫宰邑與州治有
異等其為政簡而明遇事乃斷不預為條教故吏不能
逆其意以用事奸蠹以此亦自息予治平中為淮南轉
運嘗薦其高郵最狀後得官多遠僻未及為朝廷任用
而卒希旬治行大抵相近蓋昆弟講學有源故政事皆
不撓也始予妹適宋氏未久而寡子幼未有所從有言
希旬家行慈睦可託遂以歸之希旬視宋之子猶子也

恩勤鞠育若出天性然加之以矜憐惻怛及長成為之冠婚如禮卒使宋孤視猶己父無間然人以為難也咸謂推是心以施于有政則安老撫弱風化末俗易易也

希筍質性淑茂襟量夷坦與人交盡誠無隱言談洞見底裏于親舊間雖狎侮造次不失謙恭急人之病甚于切己當官勇於敢為用法主平恕而未嘗失有罪持議不阿優柔盡理或所見異同至于辨爭而同僚不以為忤蓋知其誠意非他也初為真湖二州掾端太平二郡

從事時年尚少持文法報期會久更事變不能過也州
委桊蕪湖縣遺火事迹火所起曰烟燎無從來悉衆救
撤煨熖連日不息此天災也豈人力可禦乎于是為之
辨明白州使官吏得免從坐用薦舉格改秘書省著作
佐郎四歲進本省丞知潭州湘潭縣就徙通判衡州每
病衡守疾惡太過徙隸為引視民有犯已決猶留州役即
有代乃釋為引瘡病律白守罷之屯戍禁卒賊殺有罪
不殊吏以戍兵肆惡當軍法從事詆曰州縣接蠻境其

實內地卒非行軍猶在營也自宜處以常法衆不能奪元豐官制行由太常博士換承議郎三轉至朝請歷通判太平秀州有故人子為嘉興主簿暴卒知其貧不能舉喪為出己俸賙之遂得還葬未幾同提舉三門輦運以廣濟十軍歲挽漕舟最號重役至冬當休而白波常託河隄備虞及期不遣斃于凍餒者十六七于是為坐放凍令籤白波放還得稍憩洎外臺計省交上其勞朝廷稍欲試用選知海州未行以疾請納祿守本官致仕

詔下一日而終于河清之官舍時元祐五年十二月某
甲子日享年六十二希荀自解巾褐訖啓手足凡四十
二年歷十一官九更事任並以資履敘進未嘗干功賞
倖超擢所至皆有善課而無毫毛過失不與物競而職
事常辦年雖未壽而克保終吉豈積厚所來者遠耶至
今淮甸士大夫語人物者猶稱二李而云樂善好義希
荀又過之可謂善人君子也初娶譙郡曹氏繼某縣君
繼以予妹封海陵縣君一子曰峒用致政補太廟齋郎

今為泗州臨淮主簿四女三適人一早卒長壻蘄州判官章觀次進士郭景亮次宣德郎陳師常一孫尚幼李氏居海陵世數遠矣死皆葬焉而城郭褊隘歲久居者益衆瀕海舄鹵埤薄而葬者又少岡陵吉壤希茍既仕宦數歸患其然往來吳中樂京口土風且密邇海陵蓋有意居且葬也未及而卒峒探其遺志遂謀葬丹徒篮縣之大慈鄉道仙灣西山之原吉以紹聖元年二月巳未厝柩于幽堂事已奉母氏葺居郡城遂著籍焉一日

峒號泣謁予曰先人行義德業早蒙重援今去泰徙潤當有文以誌所遷之由非吾舅莫得其詳予知希萮者也平居愛其善論議有推已及物之志亦欲乘時施為然安恬自信不汲汲于進取昔嘗與故相蔡公共事相期久遠情好尤篤蔡公秉政數招延勞苦勤厚希萮對之但問無他道舊故笑語如平生無一語及榮利蔡公亦悉其雅志終不及引用而去其所以仕不至顯大者未必不由此也可無述焉銘曰

君子恭寛信敏而惠悃愊無華古之良吏孰克有之可以言治我黨荀也其庶乎是侃侃惟荀氣充貌溫有容雅度可復誠言在割能繼靡怨惟恩渾純篤厚孰見涯根江淮濯纓王畿結綬鴻干始漸驥路俄騤出將漕最擢分符守資適逢時假年弗究厥生海瀕其復河津狐慱負柩卜窆京原民懷遺愛士想清芬德必有後其在嗣人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一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二

宋 蘇頌 撰

墓誌

叔父衛尉寺丞景陵府君墓誌銘

叔父諱繹字謀甫謹案家譜蘇氏自唐許文正公瓌至叔父凡三徙籍今為安州景陵人許公之曽孫曰奕元和中終光州刺史子孫因家於固始光州之四世孫贈

隰州刺史諱益自固始從王潮入閩又為泉州同安人實生我高祖屯衛府君諱光誨國朝太平興國初從泉帥陳洪進入覲以前漳州刺史拜左監門衛將軍生祭酒府君諱祐圖歷漳州司馬祭酒生復州府君諱仲昌舉賢良擢進士第逾月覆落換三班官歷閤門祗候左屯衛將軍提點荆湖南北兩路刑獄知宜邵復三州復州生七十叔父次第五門中號七君少力學有家法年十七從進士以病臂不克赴試遂棄詞業專精文史陰

陽星歷占筮術數百家之言靡不精造喜推考人生年
月日時以五行星數參驗休咎合若符要又學道家養
生吐納禪宗止觀傳心之說因侍官景陵在郡服先府
君喪遂占數焉方是時我先人在翰林乾元誕節泊南
郊禮成皆得推恩子弟數欲薦仕叔父辭以病廢無妨
他子弟之宜薦者先人善之遂任幼弟綖及其子顗皆為
京司官自是叔父不復有榮進意結宇近郭闢為賓館
躬殖才產才取贍足日與鄉人為飲食宴樂之好凡賓

客過從無問高下色目一接之以禮至于館餼祖行亦不以菲廢間則談道真咀禪味考運命閱骨相人有咨訪皆盡誠為之評析一經其品目後悉如言于是要塗要官使車過客至郡者必造其門若今門下章公子厚樞密安公厚卿龍圖閣王公勝之皆嘗因使咨訪期以遠到諸公至今稱道不已士論莫不伏其鑑裁也年少時尤好黄白點化之術一日有道人過之云我蜀人也今老矣顧有秘訣欲求人而授之得其人則我將逝矣

因命取水銀一杯坐間銷為白金叔父驚異而未敢遽問姑留寘于客館其夕道人奄化遂貨其所銷白金為之具衾櫝買地以葬其資費適取足焉因歎曰茲事信亦命乎吾平生接方士多矣無不懇祈而力為之每患未盡其術今遇異人求我而我不契其心豈其是道人先知數盡假手于我以送終乎而吾不得受其術是命不偶也何必復勞心乎遂搜索故所蓄方藥盡焚棄之終老不復語黃冶事聞者嘆其信道篤而知命深也治

平中以顗陞朝籍恩授大理評事致仕再遷衛尉寺丞居常起居無他苦一日嬰小疾遽令名諸子及外姻之在遠者俄而畢集即語以後事翌日書禪偈一闋捨筆而逝時熙寧十年某月某日也享年七十有二孺氏劉温州平陽縣主簿諱半千之女平陽早有時譽先祖同舉直言被名至闕下會罷六科從進士一命而終孺氏柔婉和惠善處家事方叔父閒居延賓客飲食歡酣夜以繼日如是數十年而中饋未嘗少乏交親稱其賢明

前一歲捐室三子長曰頍季曰頠皆舉進士仲即顗也
博學有文詞官至殿中丞歷監管局三司主簿知汝州
葉縣所至有治跡公卿多器其才能方見任用以二親
連喪不勝毀瘠踰月而卒一女適承議郎太僕寺主簿
張承嗣頍頠力舉襄事以元豐七年某月某日奉二櫬
葬於某縣某鄉某里而顗祔于某方從先志也某自總
角即從叔父之教告在子姪行待遇特異自聞喪訃以
官守道遠不得哭于靈幃固以痛恨矣今先遠有日又

不得挽柩執紼以盡哀情其愴慟奈何竊惟叔父以文學遭聖世而曾不得一試有司以高行聞當時而又不得一達朝廷終以末疾自棄卷懷不用是可惋也然端居里閭閒燕自適康寧壽考終其天年顧其所得亦不為少矣若考其所履則在困而安能任命也居遁不悔善處窮也清高博識似司馬季主嚴君平而心無適莫不厭遠于塵俗文雅放達似劉伯倫陶靖節而躬蹈規矩不輕傲于軒冕蓋清機遠覽俯仰隨時得君子出處

之宜達天命中和之理宜乎為宗族之矜式而士大夫所以推挹也諸弟以某周知宗事請文誌壙某雖粗記緒餘而識致不敏安得發明叔父高遠之趣姑彷彿其言行載之於銘銘曰

古之君子隱居求志山林朝廷出處一致或止或行與時偕逝囿於物者反為物累惟我叔父行完道備學通精微性資恬智初遊詞場豈不欲仕遇困而休非為傲世卜居江湖棄遺勢利造適交親笑談道藝尊酒不空清言

有味士聞其風不遠而至子將人倫景純占筮託意寓言聊以卒歲復魄汭陽流光漢澨從子勒銘以告來裔

長安郡太君高氏墓誌銘

欝林太守朝請郎陳君將以元豐八年十一月甲子葬其先太夫人長安郡太君高氏於潤州丹徒縣白莬山之某原前期琢石以屬其甥蘇某為銘且志其卜遷之所由云惟陳氏世居泉南殁則葬其邑至朝請君昆弟少仕宦奉夫人居江淮者三十年不復南歸既而遭喪

家吳中後議襄事卜者丹徒土厚水深宅壙于茲吉莫
大焉於是遷其柩櫬而安厝之君子以謂得禮之宜也
夫人之先潁川長社人父諱守成以材力顯于時與故
東上閤門使張昭易同給事晉邸太宗纂極擢東頭供
奉官方見寵用不幸早卒詔䘏其家事故昏姻多通貴
戚夫人生而警慧柔嫺謙重出於天質非姆訓之所及
見者皆奇之為之擇名配久無可者于時内閤潁川公
初擢進士第調嵐州軍事推官以二尊年高思得淑人

以佐膳饔聞夫人在家之賢因以禮請逐合姓焉潁川
公孝友清白為朝廷偉人而夫人恭靜和順能成君子
之志奉上率下舉動有法周其族人曲盡情禮無不得
其歡心者舅姑則曰順婦也姪娣則曰賢姒也六親則
曰仁姑也有家七十年而中外無一間言前志所稱賢
明辨通節義者夫人皆有焉潁川公諱某終龍圖閣直
學士左諫議大夫開國本望累贈某官三男伯曰紹孫
太子中舍通判虔州仲曰繼孫國子博士並卒季曰維

孫即朝請君也三女長歸于我先人翰林侍讀學士河陽府君實生小子某等以夫子官封河南郡太君次適故鄂州節度推官蘇玠幼適國子博士鄭几夫人享年八十九見其中外孫數十人康寧貴壽考終官舍豈非寬仁厚德福報之所及耶銘曰

元聖有言曰仁者壽夫人之賢天錫之祐寬裕惟德肅雍乃儀曰婦而順曰母而慈積是慶善宜其家室既享永年亦保終吉泉山故塋曲阿新丘土壤雖隔魂氣同

遊卜人曰食來裔之利識以斯銘世世無斁

萬壽縣令張君夫人蘇氏墓誌銘

西出廣陵故城十三里所有大墓在蜀岡之南曰馮家原集賢張公之所宅也集賢之次子曰潁州萬壽縣令挺卿斯立祔其壙西南隅之庚地堪輿家曰山連兌乾水流丁未其前望京江諸山拱而揖之皆吉符也元豐八年春正月集賢之孫天長縣主簿克南京國子監教授康伯昆弟將葬其偏親彭城縣君錢夫人得吉卜矣

又舉世毋武功蘇氏之柩同用其月己酉厝于斯立之右方幼子𧨝老從之蘇氏予長妹也我先人太尉公翰林府君晚得女以其秀且慧故特撫愛之始稚而孩已能言漸誦章句少長而承禮義之訓又能秉筆為詞語及笄擇配且久乃以適亳州司法呂昌緒昌緒故相許文穆公之孫也甫三年而寡後四年獲歸斯立斯立賢而有文章好學不勸平居刻苦奉養簡薄吾妹從其所好未嘗見於言色又七年而斯立卒且葬矣乃歸寧太

夫人河南郡太君日侍膳外則以未亡自處不復接外事惟閉閤冥心誦佛書而已雖親戚亦少有見其面者熙寧五年從子奉版輿守東陽二月十二日過桐廬縣漏港灘失舟吾妹年四十二與獐老暨予一子頎士同日而亡予侍太夫人悲泣之哀甚踰年還喪維揚葬於開元佛舍又十三年始克同穴張氏三子長康直用斯立之舅翰林錢公補蔭為郊社齋郎次康壽次康叔即獐老也並相繼夭閼斯立遂無後而呂氏二子亦卒二

孫尚幼惟是窀穸之事皆教授洎其尊公前利州路轉運判官通直君主之乃得如禮嗚呼可哀哉銘曰

長江之陽蜀岡西其音在商壙者宜是為斯立之世墓嗚呼吾妹今從之

彭城縣君錢氏墓誌銘

元豐七年二月揚州天長縣主簿充南京國子監教授張康伯昆弟既終其母彭城縣君錢氏之喪以尊公前利州轉運判官通直君之命舉葬于江都縣東興鄉

馮家原先塋之右域卜用明年正月己酉襄事吉出其
叔舅右司郎中穆甫狀邀銘于所知予與張氏世姻也
而通家有舊故詠行㦸筆得其詳焉夫人系出錢塘以
曾祖吳越國王諱倧始葬會稽子孫遂占名數于彼祖
諱易翰林學士累贈太尉考諱彥遠起居舍人知諫院
贈工部尚書母濟陽縣太君丁氏故相晉公之孫女也
初夫人之姑真寧縣太君既歸張氏為太常博士集賢
校理諱宗古之配不幸集賢早世尚書念女兄之嫠居

故以夫人許嫁其中子升卿公翊即通直君也將有行尚書誡之曰爾姑吾之同産爾往事之如母而恭勤有加焉可也于時士大夫家稱錢張之睦加于人一等矣夫人資素敏慧不類常女其就傅也自垂髫迨笄總習組紃隷文史至于筆札書計之事過目則善焉故二親奇而愛之其執笄也每念衿縭之戒不以親貴自别酒醴饋食皆有節適服勤左右幾二十年始卒無異故皇姑安而稱之其主饋也内肅閨門外奉賓祭方其初官

資薄躬率節儉以周其乏無少憾者又為收邺族中孤女教養賙給歸之士人人皆稱其孝而慈也其教子也手繕經籍而授大義漸劘誘導至于成人故諸子游揚屋取世科薦舉學官名試中選皆逮見之時論以謂後必有顯於世者其治己也内恕而外通平生未嘗有疾言大色始通直君職監司進擢甚寵一日坐論事同其使者奪官罷免命下甚遽初無知者衆駭異不知所圖而夫人處之晏然惟趣左右辦嚴即日就道浮江湖崎

嶇數千里還維揚寓舍輯儲峙為久安計與夫子絶甘分少如是五六年内外不謂其為遷謫也夫人之村智明達大槩如此又以早失所怙盡孝于母氏常恱温凊不時惟其起居之問雖在千里必浹旬一置郵書平安信及然後遑處間或相遇飲食已惟談内典論性理相顧怡然他日偶被重病歸省餘杭以就醫診濟陽憂甚親為和湯餌同臥起者累月夫人踧踖不自安乃强起潔誠精禱于浮屠曰蕞爾之軀死不足吝顧念一旦先

沒必貽親累願稍延歲月以盡太夫人餘年則瞑目無憾矣已而果有瘳後幾年得濟陽疾報即涕泣料家事一二飭誡若治命然因閱曹溪壇經忽若有省悉名家人輩語之曰是不堅體妄幻非實家人輩竊怪其語不類未幾訃至不敢遽白夫人曰吾母其往矣吾已發于夢寐矣而若不以告何也及得書一慟而絶經昔方寤徐曰吾獲從吾母游志願畢矣雖勉力成服而漿溢遂絶于口中外之慰問者一切謝遣如是五日嗒然而逝

時四年二月初九日也嗚呼不攖寵辱不怛物化蓋志
學之士有所不逮者而夫人履憂患不怵惕在困約如
平居推理明分亦達識之所能安也至若愛親以存生
聞喪而毀性此非智勇果敢之所能必至然所以能至
之者豈純孝真哀之感自與天均冥會耶是必有辨之
者故悉言之夫子享年五十二彭城之封從夫貴也子
五人男子四長即康伯也次康孫泰州司户參軍次康
道康廣女子一適其弟之子魯望張錢通婚蓋三世矣

銘曰

美矣錢張古之潘楊載世姻睦婦順夫良彭城之賢備有

言德主饋執笄娣姒是式既齊寵辱復善生死昔以親

存卒以親毀義盡毋夫葬從舅姑銘此懿行貽於女圖

壽昌太君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故樞相文忠公諱堯叟之孫尚書都官郎中

諱師古之女尚書駕部郎中贈正議大夫畢公諱從古

之繼室也幼聰警知書史年二十歸畢氏正議之祖文

簡公景德初以德望相真宗為時名臣門風家範世載厥美夫人逮事其舅衛尉卿能盡孝敬人有稱之夫人曰昔我祖姑楚國夫人之事其姑視夫人也辨色而起侍立左右未食不敢退嘗倚户後以聽命久之隱其壁以成迹而不知也吾未及此豈可以言孝予治家嚴而有恩常勉其夫子以義而安于賤貧正議嘆曰使吾無不足于小官者夫人之助也正議卒官壽春時諸子猶未冠家故貧匱無所歸睢陽族人以書招之夫人答曰

吾夫平生未嘗有秋毫取于人今死未久豈以妻子諉族屬耶竟不肯往遂家淮圻躬親紡績以自給又教其子以經史文章法書及近代名臣善言懿行以資其學久益不倦嘗病目不能視一旦有異僧叩門告以後日福壽之數且言諸子賴夫人以立小疾不足憂也未幾目果復明其後三子並舉進士登科仲行被遇神宗稍任要職在官勤瘁擢起居郎以卒仲游朝奉郎集賢校理歷開封府推官判登聞鼓院餘皆有聞于時出入臺

閤榮禄及親送侍膝下流裔並廣皆如僧言于是人知
畢氏之有母也始從夫封馮翊縣君後用子進德興壽
昌二縣太君諸子既登朝贈其父官四品又請以所遷
官為母改郡封夫人曰汝必欲以此為孝當先嫡夫人
故諸子用其言封前母梅氏為永嘉郡太君而夫人之
號未及改也元祐四年四月寢疾壬子終於京師享年
七十四子男六人曰仲連通直郎曰仲容終臨卭主簿
皆梅出也曰仲偃承議郎次即仲衍仲游次仲愈宣德

郎皆夫人所生女四人長適進士孔宗堯次適通直郎田輔卿次適通直郎李調次未有行而卒孫男十二人曰受曰況曰舉曰完曰純曰亮曰謇曰逢曰慧孫曰寀曰沂老曰彥完用起居遺奏補太廟齋郎女十二人長嫁進士蘇象先象先予之長孫也諸子卜明年七月二十二日葬于鄭州管城縣馬亭鄉盧村以婚姻之好託銘於予嘗聞夫人六七歲時從其祖母郃國宋夫人入參禁中章獻太后見其姿貌異措而問之賜以茶茗仲

衍元豐初預檢討官制因奏事便殿神宗皇帝謂曰聞卿毋能治家訓子今年幾何仲衍以實對上稱嘆久之非夫資稟夙茂行義素著則何以稚齒暮年動二聖之識賞惟其完壽康寧福履子孫終養遺德不泯有由然也銘曰
將相之世生此淑女公卿之家乃得賢婦敬篤尊章義形夫子痛結未亡教勤夙視果有令人振興舊門登朝授職弟繼其昆視子之賢識母之訓生事死葬禮時孝盡丞相之墓滎澤之陽夫人從之數世相望

仁壽郡太君陳氏墓誌銘

元祐二年八月戊戌翰林學士承旨通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鄧公母夫人仁壽郡太君陳氏以疾終于京師某坊之私第公以憂去位兩宮軫惻翌日遣中使就第弔問法賻外别賜上尊百壺白金一千五百兩又詔所居州郡治公館處其家朝廷所以周䘏邇臣有加于常數其恩禮至矣越十月某日公與季弟主客郎中奉夫人之柩塗行泣血翼扶登舟泛汳渠涉淮泗抵維揚權

厝于某寺即其所為塗廬初卜葬江西故里不食墨又
卜丹陽乃食遂以明年七月某日甲子遷神座窆于某
縣某鄉某里山居西南水流東北用姓氏之利也自初
喪闢帷堂殯階序升輴車涉遠道反幽宅至于復土無
不如禮者君子以為事親之義于是盡矣夫人世占建
昌軍南城縣生而警異父處士諱求母南昌萬氏奇其
早成為擇良偶久之得同郡鄧府君諱立篤學有鄉行
為士友推挹遂以歸之府君方力行養志不厭寒苦以

德義自信于鄉里而夫人躬服節儉勤勞内治事姑章
敬以順接娣姒和以莊待宗戚仁以睦歲時之祭享不
以菲廢禮閭黨之賓客不以貧闕供故得盡内外姻之
歡心以成良人之美志府君即世夫人年且少嘗有未
亡之嘆誓不他從服則疏麤食則粢糲以詩書教子以
組紃訓女傅保之事必親臨之比及成人有如宿習長
子元父好學多聞不幸早卒次曰温伯即丞旨公也次
曰仲父隱德不仕省臺諸公前以逸民薦之季曰羲叔

即主客公也儒雅有吏幹擢在清要昆弟既登朝追贈
府君為光禄大夫而夫人方在色養自夀安縣太君再
進郡封冡宰公遭遇神宗嘗為御史中丞坐言事謫守
臨川親知或為遠適數千里必貽親憂夫人聞之曰言
不用而去乃其職也即日趣行儘然無戚容其後昆弟
同在朝廷禁林天臺相繼進用鼎茵在前左右視膳孫
息環侍怡怡如也士大夫之仕弗逮親者莫不榮慕焉
夫人年八十有二平居強實飲食自若一得疾則語諸

子曰吾病革矣我視死生猶夢幻曷足為爾輩累乎其終也偃然若大寐而無戚怛蓋康寧壽考加之執徳不怠其五福之具者乎二女嫁朝散郎陳光道某郡進士黄珏七孫曰景雋南安軍大庾尉早卒曰之純之敏並承務郎之纫承奉郎曰某曰某未仕皆少而有立能承世學予與承旨公遊且二十年矣每登門聞夫人起居動止嚴而有裕成就門伐蓋家訓致然今又克塟京口與我先壠同一郡内諸昆弟是為所居里人其義固益

親且厚矣因得紀夫人之行義以銘墓石抑嘗聞善塋者言潤之土厚宜封殖其水深宜壙穴瑩于此者百世之固也夫人内行夙著諸子送終盡禮果得吉土以寧神宅永錫爾類其在兹乎銘曰

婦德之茂孰先母儀化由風始治以家齊纚笄君臣著乎閫閨幅軸將相見于杼機維若仁壽好古知禮闔門睦宗徙隣訓子子以母賢母以子貴濟世宜家孝慈兩遂顯顯諸子名稱暴聞或出或處不違其親青縑紫槖後弟

前昆疏封輿郡終養高門彤史古職具載言德我刊銘章納于幽窆京江北流峴山東直桑海或遷音徽無斁

福清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諱池安賛善大夫知循州諱莊之女寧國軍節度推官福清王君諱碩之妻其先世占籍光州固始唐季避地徙閩今為福州羅源人賛善君信厚長者遠財好義又有文稱擢祥符元年第後調池州青陽尉實生夫人故以州命名母福清縣君范氏獨一女二親無

所分其愛故撫育尤至自穉而笄姆傅勤誨有以成其謹飭之性焉既擇嘉配乃歸王氏夫才婦順遂宜厥家事姑能適其志周旋族屬上下皆得其歡心節推君困于州縣夫人數寓他州躬服勞苦先之以儉約親戚有以貧來告者隨家之所有以賑之至奩珥無存者亦不以累意也處閨門訓子姪如其家法故子姪承其教皆有學藝以至于成立焉享年六十一以熙寧八年六月丙辰疾終于丹陽仲子之官舍後二年春二月丙申塟

湖州烏程縣九元鄉栖賢村杭檣山之南原節推君先六年卒既葬矣至是合祔焉禮也子男三人長伯夔舉進士次仲龍潤州丹陽尉幼季稷早卒女八人適長泰令林開徐州司法叅軍朱炳進士楊價彭璉餘杭尉陳公佐進士劉績邵旦吳勵初夫人常以贊善君喪久不得葬為憂迨病且革語不及他事惟以此屬家人曰我自為若家婦無一不足者獨二親旅殯數十年畢生之痛無甚于此若輩能為我擇日月以禮襄事吾瞑目無

憾矣諸孤泣血奉其遺戒嗚呼夫人有子矣若節推君之治行則有侍御蔣君穎叔之誌在焉此獨叙夫人之大畧云銘曰

幽嫺慎静女子之行和柔孝慈是謂姆師婉彼夫人亦允蹈之既明且智彤史之貽閨門雍雍姑嚴婦恭夫榮厥緒子紹其宗胡不壽考遽絶音容帆檣之葬良人是從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二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三

宋　蘇頌　撰

行狀

朝請大夫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子太保孫公行狀

公諱抃字夢得其系出于富春蓋吳將武之後裔也七世祖曰樸始徙富春籍于長安在唐宣武世舉進士宏詞連取甲第大中五年從辟劒南西川節度使杜悰府

為掌書記其子曰長孺攝彭山縣令既以秩滿罷因家眉山大治居處又構重樓以貯書日延四方豪彥講學其間于時蜀人號為書樓孫家自爾子孫不復東歸遂占眉山名數高曽以來歷五代喪亂晦遁不出力田以自給取足而已不求贏蓄清白之範其來蓋遠矣公初名實字某生五歲學為詩便有老成風格其警句往往傳于人口未冠作祥符宫賦五千餘言成都尹凌策聞其美才名至府與語甚奇之將薦于朝以其年少而

止其後累從進士乃更今諱天聖八年春再上拔鼎科
一命大理評事通判絳州軍州事初太師在蜀名知人
生五子待公獨異嘗謂曰爾器韻沈遠後當顯赫于時
但成名差晚吾不得一見為恨耳至是太師已薨謝而
公每因拜官則感涕愴慕累日痛不逮養明道初恭謝
推恩改著作佐郎未幾召試學士院進太常丞直集賢
院監左藏金銀絲綿疋帛庫以祀國太夫人喪去位公
在眉山為大族中外戚屬以百數而貧無依者又衆聞

公歸皆來取給公竭資以賙其貴人為之娶婦嫁女者數家服終還臺判尚書祠部擢為開封府推官賜緋衣銀魚居歲餘府胥馮士元以姦贓敗窮治甚急事連前後尹佐自二府至臺省者十餘人而公無分毫絓累由是清慎之譽聞于時考課陞太常博士移判三司開拆司兼提舉催驅公事同修起居注慶歷二年二月名試中書換右正言知制誥占謝日賜金紫服判登聞檢院權知審官院遷起居舍人兼判尚書刑部出疆為賀契

丹生辰國信使公為人端重不妄舉動言語與外服接
有問乃答外服尤加禮奉且謂人曰孫公真恬靜篤實
之士也使還判國子監權糾察在京刑獄五年二月名
入翰林為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權判尚書都省磨
勘諸道轉運使提點刑獄課績充宗正寺修玉牒官六
年春權知貢舉再遷尚書禮部郎中遭所生母崇國太
夫人憂援近例願終三年喪優詔從之公除名還復舊
位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皇祐二年以大饗明堂恩轉吏



部明年兼侍讀學士權判流內銓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五年五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論奏公朴謹非糾繩才不當居此官公即日手疏自訟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讓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仁宗深察其言詔趣赴臺視事尋差知審官院公辭以臺長不可兼事局恐于言責不得

專誥如其請仍著為永式再加給事中公踐兩禁十二
年朝廷得失天下利害事非所職者未嘗建言亦不與
人談議或誚其循嘿公曰事有分守豈可越職橫說及
為中丞每聞朝廷有措置未合理者與人言有不厭者
及羣臣爭之未見聽者皆即時拜疏或請間言必再三
開陳得請而後已人由是知公韞積厚而操守固也是
時内侍王守忠以在事累久特恩遥領武寧軍節度使
公奏言自唐以來節度使為將領劇任專制軍事國家

安危成敗之所繫非中官所得處其任曩太宗世王繼恩平劒南有大功當時論賞止于進順州防禦使别立宣政之號以寵之況守忠無繼恩之功而輒居將帥之任恐為四方非侮則國威沮矣朝廷卒為之追改成命至和元年春貴妃張氏薨仁宗傷悼即日追冊為皇后賜謚曰溫成且有建陵立廟之議公言茲事體大宜命近輔與禮官參講然後施行不當虧紊典禮又合諸言事者共爭章至十餘上輒留中不報他日率同列進見

帝不為顧遂列拜于御座之側公獨伏不起久之帝乃語因復得進言不可之狀而忤旨益甚左右股栗有欲仆地者公凝立不懾帝亦為之改容而遣之當時雖不盡用公等議然其後罷立忌去廟樂改園陵使為監護葬事車駕幸奉先寺不入廟致奠皆公啓之也明年秋丞相陳司徒女使死移開封撿視有瘡疻傳言嬖妾張氏笞殺之事以聞上詔近侍置獄推劾追取證左皆不至既而趣上案遂罷獄公十上疏論其悖謬曰大臣箠

殺女使事至微末然而詔獄廢置皆用執中之請此于
國體大有所損何則執中要行則朝廷雖近侍之臣亦
須遣去案問執中要罷則本家僕妾之類不容畧行追
取挾恩怙權取必于上此而可恕則孰有不可容者司
徒卒緣是罷政事而公亦連上章求解臺秩出補外郡
優拜翰林學士承旨貼侍讀修撰之職仍領太常禮儀
都省兼提舉醴泉觀公事又遷尚書禮部侍郎兼判昭
文館再修玉牒公在臺滿二歲凡言朝廷天下事章數

十上大指以持紀綱厚風俗辨人材寛民力為先急未甞捜抉人之隱慝小過與不可明白之事其論大體若言古渭州不可復置以失信于戎狄而啓其窺覦之心凡邊防疆埸之事當令兩府通議議定然後奏稟施行無令舊相守邊恐事體太重則番戎致猜藩方無得辟通判官以全監郡故事方無事時宜預擇兵官則緩急有警可用近邊土兵可因舊名而稍增其數則幹强而枝附此其尤著者疏入多即施行或著為令其餘或行

或否或密疏不傳者不可悉知也其論人物若云楊畋有文武幹州郡不足見其材宜擢近職置之湖嶺間藉其威名以靖徼外張昷之清方有器識心計絶人宜名對便座詢以時政得失及財計利害必有補于朝廷胡瑗孫復博通經術可任以講勸之職趙瑜劉貽孫世授兵法可委以邊防之寄盧士宏知漢州薛向知鄜州皆有善狀或清介以得人心或幹敏能捍大患宜俱陞以繁劇刑獄之任則廉吏知勸而才臣思效曩者王益柔

楊南仲陸經齊唐葛閎輩皆以纎芥之累久妨進用失
棄過奬善之義望與湔滌任用則清時無遺賢之誚是
數人者不久朝廷擢任幾盡時論咸稱其器識焉三年
春仁宗暴得風眩不豫罷朝禁門晏開者幾旬日雖執
政大臣亦不得進見但通名于内東門叅候起居止于
中使宣諭聖躬漸安而已庭中惶惑莫測其端公時為
近臣班首因率同列就幕幄中見宰相曰主上違豫臣
子當朝夕省問今大臣偶絶不得見是上之安否虛實

未可知也事繫宗社諸公不宜坐以待命宰相即用公言叩閤請入禁中侍疾由是中外之情稍安未幾詔兩禁雜議榷磁湖鐵冶事議罷奏稿已具而司諫吴及監察沈起重取更定數字同列意二人者有所挾即時劾奏其事吏持案白請名于公公曰二人者信有罪矣然我輩從而舉劾不亦傷風誼乎及起卒坐是出補外官後帝聞公嘗有是語曰老成人終不同嘉祐三年契丹國主宗真卒遣使告哀公為館伴使先是宗真之使來

敘兩朝通好歲久請交贄御容欲使子孫得識聖人形表朝廷初不能奪其議既許之矣異時契丹使先以畫像來未報聘而宗真殂歿新主復遣泛使來請朝論以先主時事欲却不與公遽至中書白曰國家懷柔遠方所仗者信義而已且彼以好來求聖容既許而不予其失在我不在彼矣或曰不許之意有人臣難言者直慮外服厭詛不道耳公曰此特巫師女子之談非所以折衝銷難者也況聖人應期運繫天命乃反有所畏耶且彼一

來不予至于三四極于十數朝廷度終能拒之乎其後以使者再至乃予之如公之素公領太常前後幾十年言禮事甚衆每有大議則使諸博士各陳所聞見然後擇其合于義理者裁定而奏之大抵守經據古不欲輒有更異初仁宗追憫故后郭氏以微過廢卒久無祠所詔于景靈宫建神御殿歲時追享上封者言神御不當建或曰當祔于廟詔并下禮官公與僚屬同執非是而獻議曰先朝建立神御殿已是非禮然由尊奉祖考不

失孝思之義今為后妃而置之其于失禮又甚倘陛下追念郭氏殂謝況已追復位號不若因而賜以謚冊祔于皇后廟則恩意至而典禮存焉復下兩制合議久之未決然卒罷神御不建四年詔將用十月祫享于太廟羣臣有建言皇后廟四室先時每遇禘祫升于太室蓋有司攝事失于尋討今皇上躬行盛禮義當革正又引唐郊祀録續曲臺禮為據請遣近臣致享如奉慈廟公即與二三同列奏駮以為春秋傳所云未毀廟之主皆

升而合食于太祖有别祀事乎又曰祭從先祖后廟合食自祖宗以來行之已久不宜用疑文偏說輕有更改况天子甫欲齋戒固當奉承先憲正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時論者紛然諸博士亦是上言者中旨用公等奏為定合食如舊明年日蝕正月朔旦詔公禱祠于太社公舉春秋經傳文止用幣而去牲又伐鼓以責隂氣時宰稱其得禮公久在禁近主眷日厚每燕見有所問必端笏而前曰天子所以享南面之尊延卜年之慶者

惟兢恪可以對上穹惟勤儉可以惠下民止此而已未嘗一語涉面諛朋比者至和中帝切于求治嘗問前代之所以治與其所以亂公從容言曰臣以謂治亂之由無他故惟在用人而已得其人則治失其人則亂從古然也帝曰今世非無賢又非不用然而治不及古何也公曰有賢而不用與無同用而不盡其才與不用同惟明主留意則賢無不用而世無不治也帝曰今之賢而未用用之而未盡其才者謂誰乎公曰知臣莫若君比

必上簡天心非下臣所敢私論但願陛下不以一事不效而遽去之則賢才無不為陛下用矣帝再三嘉納之是後數進退大臣復用宿名重望已更任使者大厭羣議帝由此益器重公遂有大用意是時程延州戡用臺官言罷樞副宰臣進擬例以三司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一人補其員上曰朕思得舊人之久職者既而語及公命即以本官充樞密副使同修樞密院時政記時嘉祐五年四月也其十月知辰州竇舜卿以定彭氏蠻事

朝廷嘉其能議遷一官公曰唐開元中所以號太平者以不賞邊功也今舜卿信有才他日進擢無所不可若用變事遷官誠恐邊臣生事于邊方以希恩賞自此四境不得安息也遂止降詔奬諭之上書者請嶠外增置土軍為南寇備公曰苟取其知山川鄉導則州得百人可矣如增廣其數徒糜廩庾費其實不足以待敵前日智高之亂成功者乃陝西騎兵耳南軍何預焉卒仍舊不復增置公為樞密不盡八月以本官叅知政事同修

中書時政記都大提舉三館秘閣公事同譯經潤文一日政府集廳議擢李參為三司使公時以故後至預聞之徐曰方今民力困獘久矣宜得敦厚有學術之人使主邦計庶幾可以寛民保衆茍急于趣辦應猝之才則誅斂掊克無所不至如此民何所措手足乎前議遂格明年御史窘公過失不當久在政事章入不報或有謂公曰事起無名盍自辯于上公曰吾老矣退乃其分自念平生不欲攻人之短今幸得備執政不能敦厚風俗

宜有愧矣而反欲與新進士競口舌于上前耶況知我者君此曹其能涔我乎遂疏求罷帝益嘉之超拜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公在講筵前後十三年故事凡進讀羣書前代亂亡忌諱之語皆掠去不解公以為不然每至其處必再至敷衍且曰茲事所以書之于策牘者示來代之明戒也茍臨文避諱則書傳載之何用自是遂盡讀無避明年夏今上即位改户部侍郎治平元年二月以太子少傅致仕于是公年

方六十九將還政之前有語公曰禮七十老而傳人或過之而不去公乃未至而告休斯不近于矯時予公曰强力而仕不能而止士君子之通義也奚必年至而後去予遂連上表得請以其年十一月初六日薨于某坊之私第上聞訃為之罷朝垂拱一日制贈太子太保法賻之外再遣中使賜黄金百兩以卹其家恩録其子孫洎異姓若干人公為人内方外温動由至誠不喜矯飾以邀取名譽然而端嚴謹重至老不懈雖少年强力之

人殆無以過與人無適莫亦不肯苟合端居似不能言者及遇事則毅然自信不為高下易其心初在翰林當至中書白事繫轃登政事堂時陳司徒作相見之不悦且責廳吏不以告公曰學士見宰相以客禮自有故事況某以公事來若有私禱則足恭下顏所不憚矣司徒不能平及為中丞司徒復冠台宰每裁處大事多出獨見同列無敢抗者公屢言其失曰幸陛下以臣章示執中使之凡事須衆論復熟然後奏白行下司徒見章益

不喜一日賜燕都亭驛坐席俯相近酒閒司徒微語公曰觀中丞日近封章意頗不見容老夫耄矣行當引去因指其座曰此中丞即日之地幸無亟相侵也公俯首不答退而語人曰陳公之言甘其心可見也未幾會詔獄起卒用公言罷相及其薨也太常定謚博士以其當國日奉行貴妃冊禮及不能正温成贈葬事請謚榮靈公曰司徒端方剛勁素聞于時自為小官已有建儲預政之策作相雖無謇諤之譽然其至公不黨亦近世少

及加以惡名誠為太過謚曰恭可也博士又曰謚者節一惠美惡宜取其大者今司徒之過顯雖有疇昔之善不能掩也公曰不然程丞相圖武后臨朝事以說章獻此豈不獻耶而不失美謚司徒有是乎或曰公昔日屢疏其短今而誄其善何前後之不類也公曰宰相越法予為中丞言之職也死者美惡予在太常謚之當以至公豈可挾一時之事而廢其平生之大節乎復持議如前後請于朝覆議者數四卒以公言為定其持心平恕

如此臨事周慎謙畏又過人遠甚自歷兩禁至登二府四方問訊有非時至者輒藏去不啓封曰此必有求于我自度不能副其情不若勿發之完也亦不妄與人緘牘或必須為之無高下親疏皆手書親襞雖疾病亦不假請于人書體端楷嘗謂章草近于輕倨故不為也非公事稀歷權要之門至于儕輩往迓亦有時故在朝與相親者無幾人一受人之知造次不忘于心初聞吏部張文孝公薨哭之終日不已子弟輩疑而問之答曰吾

自立朝未嘗有相推引者惟張公拜觀文學士日表我
自代此知我者也今其亡矣故至于傷慟耳于相知猶
爾于朝廷可知也性尚清簡自少惟讀書為文餘無他
好嗜音律碁射書畫之類無一留心者晚年亦稀復佔
畢文章論議則平昔所學皆自足用其所接賓客惟儒
生士人其外技藝緇褐卜祝輩無一及門者居無事時
獨坐一室移晷不出妻子亦罕見其面尤惡談人是非
有來言毀譽者則答以他語去乃指謂人曰巧佞之徒宜

禮而遠之慎不可聽其言也接人至簡約不事脣禮或時供具酒不過七行家人以為不可公曰古人三爵吾已過之何謂不可素不善治生産在貴近日久所得俸賜甚厚隨入隨費婚姻葬祭外則以均贍宗舊故家無餘貲室無玩好京城無善邸第後房無姬媵其所以奉養之具宛若寒素或勉以為子孫計者公曰吾為子孫計豈不足耶幼而教之詩書長而任以爵禄若而曹但能忠于君孝于親義于宗族廉于公家不為姦欺憸險

之行守此足以保數世安佚矣及還政家居惟幅巾野服與賔客談醫藥修餌之術不復語他事其風尚可見矣公累階朝散大夫勲至柱國封爵為樂安郡公食邑三千三百户實封六百户公仕宦過三十年未嘗有毫髮玷議論多濶畧細故務全體要所上章奏無冗長虛飾之辭其言至質畧而意主切當奏對語直而實故人主以朴厚目之比以頗見信納前後八被詔慮囚徒開引情實白于上前有自殊死而得末減者多矣平生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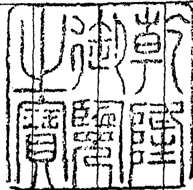
薦士得人最多其薦御史得今中丞唐公天章吴公皆一時之傑自餘顯言密啓者蓋又多矣屬文簡重不務刓摘章句于訓辭尤為得體慶歴初夏英公自蔡州以樞密使名至闕諫官連疏其短追寢恩命移判亳社到職上表自辨付學士荅詔諸學士皆難其辭公即取筆作草上之有弭謗言莫如盡忠勤之語諸公伏其切于事情而英公銜之尤深至語所親曰予與孫公素無嫌而批章見詆如此公聞之亦不以為悔其他大手筆則

有升祔獻懿二后赦文初進稿仁宗讀之至為天下母育天下君不追九重之承顏不及四海之致養言念至追慕增深為之歔欷稱歎者累日又奉詔撰冠萊公旌忠碑丁文簡公崇儒碑敘事明白氣格渾厚自成一家之體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太原王氏封某郡夫人同郡大姓也三姊皆適土豪生子者又相聘娶公以儒者獨不得繼好及貴而三家者始來求婚公亦不拒又為之保任其子及孫入仕者數人于是鄉人益稱

其長者少孤兄弟羣處惇睦尤至他日析居公盡推美田宅與諸兄惟取其薄惡者曰數口之家得此足以奉先人之宗祀矣與朋友交得喪休戚一以均之初舉進士時善厚屬郡宋輔洎拔州解同時東上至長安輔以疾不能興公亦留止為診醫藥過浹旬輔曰試日甫近子當急往毋以我為累也公曰與君偕來義不得先君若罷舉我亦與君俱西矣又數日輔疾愈遂俱行並擢第此又見其內行之有素宜乎爵茂而寵優也子男子

四長曰珏國子博士次佑甫大理評事早亡次喆次林並太常寺太祝女子四長適戎州僰道縣尉蒲獻卿早亡次適太子中舍彭敏行次適尚書都官員外郎句諶次適太常寺太祝宋奉國孫男子七人五為京司及試銜官二未仕女子五人二已出適三尚幼男子皆謹厚能守家法女子俱從名家仕族可謂有後也某獲游公之門有年數矣人嘗辱稱薦于朝以恩舊故熟聞公之緒言美行今又得其孤所錄遺事甚備謹紬次始末直

言以上有司謹狀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三